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第一屆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

主辦：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所

贊助：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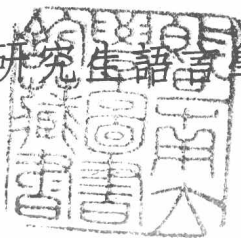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語言學專題研究室主編

H1-53
971

港台書室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第一屆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



774107

主辦：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所

贊助：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語言學專題研究室主編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第一屆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

編輯者：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語言學專題研究室

出版者：復文圖書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一八〇四號

發行人：蘇清足

印行者：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泉州街5號

電話：(〇七)二二六一二七三

郵撥：四一二九五一四

定價：平裝新台幣二五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57-555-175-3 (平裝)：NT\$250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序

語言學是一門充滿活力的學科，它是所有人文學科的基石。因為它在人文學科當中，是第一個走上科學化、精密化、系統化的學科。語言學促成了結構主義的興起，也促成了符號學的成熟，更和別的學科相結合，造成了語言風格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語言哲學、計算機語言學、統計語言學等等。它還侵入了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以及各種角度的文化研究中，語言學是無處不在的。

然而，在台灣學術界，語言學向來卻是被忽略的一環。比起日本、韓國、大陸，明顯的感到貧弱與不足。在大學文學院的課程中，看不到幾門與語言學相關的東西。而研究者不是嚴守清儒的傳統，不敢逾越，就是從西方學搬了一些時髦的理論，往漢語身上硬套。形成了兩條沒有交集的路線，於是台灣的語言學就更加振興不起來了。

語言的研究貴在不囿於所習，能突破框框，兼顧傳統與現代。我們一方面應承繼中國語言學的豐富遺產，一方面應深入了解現代西方語言學的精髓。這樣才有可能振興我們的語言學。

近幾年，各大學中文系已逐漸意識到語言學課程的失衡現象，像“語言學概論”、“語音學”、“詞彙學”、“語法學”等課程已在許多中文系開設起來。在研究所裡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生選擇語言學作為論文題目，風氣逐漸開展，這是可喜的現象。就市場需求來說，也逐漸感到語言類人才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各校計畫開設的語言學課程，往往難覓適當師資人選。尤其是一大批師專升格為師院後，語文系多半面臨語言類課程找不到師資的窘況。將來，這批研究所出來的生力軍，應可稍彌補人才不足的景況。

中正大學中文系所創立不過四、五年，卻是第一個有完整語言學課程規劃的系所。從大一必修的“語言學概論”，到大二“文字學”、“語法學”，大三“聲韻學”，大四“訓詁學”、“漢語語音史”，再到研究所的“等韻學”、“近代音”、“上古音”、“詞彙學”、“語言風格學”，形成一貫而完整的語言學基

礎訓練。學生不但要熟悉各種語科，也要研讀一些西方的語言學著作，使傳統和現代結合起來。此外，中正大學中文系所還成立了全國第一座“語言學專題研究室”，其中包含了台灣、歐美、大陸中西文的各種語言學著作。由學生自行管理使用，並擬訂了逐年擴充計畫，預計將來發展成為中南部地區語言學研究的資料中心。

語言學研究的前景是充滿活力與希望的，向來語言學的貧弱已經有了轉機。這次在中正大學舉行的“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正代表了這個轉捩點。發表的論文，包括來自台大、師大、中正、中山、高師、淡江的研究生，另外還有其他各校參與討論的博碩士生。所發表的論文雖然未必篇篇都具有高水準，卻代表了一次有意義的大會師，代表了各方面的條件逐漸有利於語言學的研究，代表了風氣已經形成，荒蕪多時的語言學園地正在萌芽，正等待著有志於此的年輕朋友一同舉起鋤頭，撒出種子，讓這塊園地欣欣向榮，讓語言學往下紮根，在一群青年拓荒者的努力耕耘下，我們會看到中國語言學在台灣繁榮壯大起來！

竺家寧序 1993年12月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目 錄

序 I

《拙菴韻悟》音韻理論初探—以呼、應、吸爲主 李靜惠 [1]

論《西儒耳目資》的「甚」、「次」、「中」 王松木 [15]

試論《中原音韻》的m尾 林香薇 [43]

《韻法直圖》的聲母系統 宋韻珊 [57]

試論基礎音系跟主體音系的區別 陳貴麟 [79]

《詞林正韻》第三部與第五部分合研究

—以宋詞用韻爲例 林裕盛 [97]

鳩摩羅什譯品複合詞研究—以《維摩詰所說經》爲例 劉芳薇 [115]

同素反序詞之辨析 吳致君 [133]

派生詞在詞彙學中的問題初探 江碧珠 [153]

楚辭中的A B B式研究 蔡妮妮 [169]

「敦煌變文」之同義詞試探 朴真哲 [191]

杜甫七律詩句中「虛詞」運用之現象 朱梅韶 [217]

杜甫《秋興》八首之音韻風格研究 黃金文 [233]

從《無題》詩淺探李商隱詩詞彙運用之現象 羅妮淑 [257]

從變形語法的觀點試析新詩句法 毛文芳 [269]

《拙菴韻悟》音韻理論初探

—以呼、應、吸爲主

李靜惠

私立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進路

書籍的編著往往是作者對他所接觸的人、事、物的一種投射。誠如《拙菴韻悟》一書，作者趙紹箕雖然「緣由悟而編」出《拙菴韻悟》，但是趙氏所「悟」必然與其相關的人、事、物有密切關係。《拙菴韻悟》既是一本論聲明韻之書，那麼吾人似乎可以考慮它所反映的語音系統何屬，甚至可以爲此語音系統擴推其音韻理論。

如果我們贊成明清等韻學分爲三大階段，《拙菴韻悟》正處在明清等韻學第二階段中的第二高峰^(註1)。耿振生先生在《明清等韻學通論》中指出這第二階段是「明清等韻學最富活力、最具光彩的階段」，而且「兩個高峰期的風格和側重點有些不同，第一高峰期間作者們注重的是考察現實語音以推翻舊等韻的條律，對舊等韻多所批判；第二高峰期間作者們更注重從方言共同特性和系統性角度研究語音，在普通語言學範疇內致力尤多。」而《拙菴韻悟》正是以這般面貌呈顯的，筆者認爲它的系統性是建構在其音韻理論一呼、應、吸法上，因此本文乃將重心置於此。在未論及呼、應、吸法前，筆者對《拙菴韻悟》的作者及成書情況先作概述性介紹；再則，本文即進行《拙菴韻悟》音韻理論的研究討論。對於《拙菴韻悟》的音韻理論，因本文是將重心放在對呼、應、吸法的討論，而且受篇幅局限之故，所以其它音韻理論則暫而不論。

(二)《拙菴韻悟》作者及成書情況概述

作者趙紹箕，字寧拙，清康熙時易水一地人。趙氏幼年與一般小孩無異，均是「四聲罔辨，音韻莫知，切之與反，尤爲不曉」^(註2)，但是經其父殷殷教誨，

以及趙氏本身孜孜不倦的問學態度，他深深體認到音韻之於人、事、物的重要性。其書前自敘開宗明義地說：

「甚矣！聲之爲用也大矣哉！人稟陰陽五行之氣，即具陰陽五行之聲。萬形由之而辨，萬象由之而名，萬情由之而通，萬理由之而著。甚矣！聲之爲用也大矣哉！是以黃帝因聲而制律呂，蒼頡因聲而造文字，歷代帝王因聲而作樂考文，無不鄭重其事也。夫聲也者，神聖帝王莫不以之爲務，而學者可不以之爲務乎？」

由此，吾人亦可明白趙氏在音韻上的用心及寫作此書的嚴謹態度。

在《拙菴韻悟》的書前自敘中還提及幾位與作者趙紹箕關係密切的人物，他們對《拙菴韻悟》的誕生多多少少存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如趙氏之父親是趙紹箕音韻知識的啓蒙者；趙氏之弟是《拙菴韻悟》成書的慫恿者；而趙氏之二從弟更是《拙菴韻悟》成書的導火線，當趙紹箕前去信都時，二從弟「時詢韻學」，趙氏「每遇素疑，輒無可答。因將各韻，日詠夜思，忽爾得其要領，爰爲之繪成綱、目二圖」（註³），此乃爲《拙菴韻悟》之肇始。

至於書名之由來，乃因趙氏之字爲「寧拙」，並且作者「緣由悟而編」（註⁴），故取是名。然趙氏所悟爲何？其自敘云：

「『向之所疑者而今可悟已。彼韻書之聲與音與韻，其所以異同者，無非古人囿於土音，後人拘於成法也。』斯時也，不但群疑頓釋，而且於人之聲音，悟其吐茹之闔闢、呼應之化生；又悟其聲之經緯、音之正變、韻之奇偶獨通；更悟其聲之成字，必由三母，母之化韻，有正有偏。三復無疑，妄信得乎聲理之約矣！」

遂此，趙氏乃將其所悟繪成數圖，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手法來分析語音。

二、《拙菴韻悟》的音韻理論

（一）論「呼」

1. 「呼」的定義、作用及名稱

所謂「呼」，趙氏於「十要」中說明道：

「呼者，聲之發端也。凡吐字之始，先有一聲爲之發端，乃化聲之機也。

蓋發動一聲之響，與夫分別一韻之響者，呼聲之功能也。有呼口，有呼字。

呼口計六種，呼字計三百八十四聲。無字可繪，借奇韻之字以當之。古名字頭，余名為呼也，又名化母，以聲無不自其變化也。有正化，有偏化。」

一般吾人對漢語的音韻結構，大致上分為聲母、韻頭、韻腹、韻尾以及聲調。由趙氏對「呼」的說明看來，「呼」可能為聲母也可能指介音。但是筆者經由呼口、呼字的推判，認為趙氏之「呼」，確實是指介音言。

2. 「呼」的源起和變革

《廣韻》音系以及宋元等韻圖，一般都分四等和開合二呼。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中原音韻》雖已無四等的區別，但仍未發展到開齊合撮四呼的階段(註5)。明初《洪武正韻》和《韻略易通》將魚、模分韻後，[-iu-]音才變為[-y-]音，此為四呼正式形成的時代。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更指出，明確地用介音來分韻類的韻書，目前以西元1581年成書，桑紹良所著《青郊雜著》為最早，但是它是以輕、極輕、重、次重四科來替代開齊合撮。其後的一些韻書更有分至十呼(註6)。

趙紹箕《拙菴韻悟》分有六呼，即是合口、開口、啓脣、齊齒、交牙、撮脣，名稱雖與其它韻書稍異(註7)，但相差無多。在《拙菴韻悟》之後的韻書如潘耒《類音》、勞乃宣《等韻一得》大致上均循開口、合口、齊齒、撮口等四呼之名。

3. 趙氏論「呼」

趙紹箕分呼口有六種，並且從呼字三百八十四字中，取天聲呼字之九十六字為「呼字提綱」，筆者將趙氏所描繪的這六種呼口之發音方法、呼字提綱字與其擬音(註8)合併述之如下。

(1)合口：口中合，而口旁開，腮鼓，舌伸，上脣內卻，下脣外舒，而口角作音也。屬宮，屬喉。

提綱：姑[ku] 朱[tɕu] 租[tɕu] 都[tu] 逋[pu] 巫[ɤu]
 枯[k'u] 初[tɕ'u] 粗[tɕ'u] 徐[t'u] 鋪[p'u] 夫[fu]
 呼[xu] 舒[ɕu] 酥[su] 奴[nu] 模[mu]
 烏[ɤu] 如[zu] 穌[zu] 盧[lu] 夫[vu]

(2)開口：口大開，而角半開，舌尖下縮，喉中氣鬱，口勢放鬆，而喉面作音也。屬商，屬齒。

提綱：格[kɿ] 灼[tɕɿ] 則[tɕɿ] 德[tɿ] 北[pɿ] 縛[ɤɿ]
 克[k'ɿ] 綽[tɕ'ɿ] 折[tɕ'ɿ] 忒[t'ɿ] 迫[p'ɿ] 縛[fɿ]
 赫[xɿ] 灼[ɕɿ] 色[sɿ] 奕[nɿ] 陌[mɿ]

阨[ɸɿ] 若[ʒɿ] 色[ɿɿ] 勒[lɿ] 縛[vɿ]

(3)啓脣：脣半開，而角大開，舌尖前伸，喉中氣舒，脣勢收緊，而喉中作音也。屬角，屬牙。

提綱：基[ki] 裊[tɕi] 躋[tsi] 低[ti] 卑[pi] 微[ɸi]
 欺[k'i] 褻[tɕ'i] 妻[ts'i] 梯[t'i] 披[p'i] 非[fi]
 希[xi] 襲[ɕi] 西[si] 泥[ni] 迷[mi]
 衣[ɸi] 輿[zi] 西[zi] 離[li] 非[vi]

(4)齊齒：齒咬牙，而脣少合，舌抵上顎，上齒外舒，下牙內卻，而齒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提綱：● 支[tɕɿ] ● ● ● ●
 ● 蟻[tɕ'ɿ] ● ● ● ●
 ● 詩[ɕɿ] ● ● ● ●
 ● 而[ɿɿ] ● ● ● ●

(5)交牙：牙咬齒，而脣少開，舌抵下顎，下牙外舒，上齒內卻，而牙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提綱：● ● 咨[tsɿ] ● ● ●
 ● ● 雌[ts'ɿ] ● ● ●
 ● ● 司[sɿ] ● ● ●
 ● ● 司[ɿɿ] ● ● ●

(6)撮脣：脣中撮，而脣旁合，腮縮，舌捲，上脣外舒，下脣內卻，而脣尖作音也。屬羽，屬脣。

提綱：居[ky] 朱[tsy] 沮[tsy] 都[ty] 逋[py] 巫[ɸy]
 區[k'y] 初[ts'y] 蛆[ts'y] 琚[t'y] 鋪[p'y] 夫[fy]
 虛[xy] 舒[ɕy] 胥[sy] 女[ny] 模[my]
 迂[ɸy] 迂[zy] 胥[zy] 閭[ly] 迂[vy]

筆者認為此「呼字提綱」透顯出三個訊息：其一是六呼所表現的音乃為今日國際音標元音中之高元音及中元音，有舌尖前展脣高元音[-ɿ-]、舌尖後展脣高元音[-ɿ-]、舌面前展圓脣高元音[-i-] [-y-]、舌面後圓脣高元音[-u-]以及舌面後展脣半高元音[-ɤ-]，其效能是當介音用。此值得注意的是舌尖前後展脣高元音及舌面後展脣半高元音三者。前者雖在《中原音韻》裡即分列有「支思」一韻，但

趙氏更將其細分之。筆者以爲趙氏除了注意到此二音之差異，並且又因「支媼詩而」韻字音讀與啓唇呼字介音較相近，所以在捲舌音加啓唇呼字介音「無字可繪」的情況下，就借「支媼詩而」與「衣」二字的合寫來表示，並將此二音分屬交牙、齊齒呼。後者乃是今日國語ㄘ韻母之源起，竺師家寧曾撰有〈清代語料中的ㄘ韻母〉一文，對於《拙菴韻悟》乃ㄘ韻母出現的最早語料已作有力的推斷，故筆者於此不再贅述。其二是由此六呼之擬音，筆者整理出《拙菴韻悟》所用之聲母共十八個，外加一個零聲母[ϕ-]，羅列如下：

唇 音：[p-] [p'-] [m-] [f-]

舌 音：[t-] [t'-] [n-] [l-]

齒 音：[tɕ-] [tɕ'-] [ɕ-] [ʒ-]

牙 音：[ts-] [ts'-] [s-]

喉 音：[k-] [k'-] [x-]

零聲母：[ϕ-]

諸位前輩方家亦曾探討過此圖，但是均無「零聲母」的歸納。筆者以爲這裡零聲母乃源於「烏」及「巫」字列，「烏」字列相當於中古音之「影」母，「巫」字列相當於中古音之「微」母，比《拙菴韻悟》早些時候的韻書韻圖《五方元音》，以及十七世紀初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微」、「影」二母均已不復存在，竺師家寧於《聲韻學》中曾提到：「古代零聲母的字沒有國語這麼多，它是在語音發展過程中，由於音素逐漸失落而形成。……我們可以把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云、以兩母首先合併，時間在第十世紀；第二，影、疑兩母到了宋代（第十至第十三世紀）也轉成了零聲母；第三，微、日（一部分字）兩母要遲到十七世紀以後才變成零聲母的。」再加上其「韻目圖」中「季喉」一行字，一如其右十五個韻字，可知「季喉」之呼字並沒作用，因此本文才有如此論斷。另外，對於提綱中紅色圈號之字，筆者以爲當時已無這類音的呼字，可能業已音變分入[s-]、[f-]二音了。其三是啓唇與撮唇呼字提綱中有今讀爲舌面前音之字。趙蔭堂先生以爲這是已顎化的舌面音（註⁹）；而鄭錦全先生則以爲「從端系字可以看出字母的分立，是因爲介音的不同，而不是聲母本身的不同」（註¹⁰）。筆者較認同鄭錦全先生的說法，因舌面音在當時並無獨立的地位，仍與牙、喉音同列，只是當牙、喉音接上啓唇或撮唇呼字時，它將音變爲今日之舌面音。

(二)論「應」

1.「應」字的定義、作用及名稱

所謂「應」，趙氏於「十要」中說明道：

「應者，聲之承轉也。凡聲發端之後，隨有一聲爲之承轉，乃生聲之樞也。蓋繼續一聲之響，與夫聯合一韻之響者，應聲之功能也。有應口，有應字。應口約八種，應字計三百六十聲。無字可繪，借本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腹，余名爲應也，又名生母，以聲無不自其孳生也。有正生，有偏生。」

趙氏所言八種應口，乃是指八種應法，即是如呼、口舒、口展、口張、口弛、口放、口縱、口揭。這八種應法配合吸法表現在六呼上就形成其「韻目圖」，其實這八種應法所呈顯的應字即包含於后將論列的八種吸法所呈顯之吸字，此於后論列之。

2.趙氏論「應」

《拙菴韻悟》中「應字提綱」之字乃取自「韻目圖」裡宮、商、角、徵、羽音天聲部分右邊十五個韻字。筆者亦先將八種應口之發音方式、提綱字並其擬音（註11）敘述如下。

(1)如呼：如呼之應法乃依呼口而行。趙氏云：「六奇之應口，合呼合應，撮呼撮應，開呼開應，啓呼啓應，齊呼齊應，交呼交應。」故名之「如呼」。

提綱：烏[-u] 𪛗[-ɤ] 依[-i] 而[-ɿ] 司[-ʅ] 迂[-y]

(2)口舒：趙氏云：「逆鼻之應口，校呼略舒也。」逆鼻乃吸法之一。其又因大小分有二音，讀如[-ən][-an]。

提綱：溫[-uən] 恩[-ɤən] 因[-iən] 仁[-ɿən] 參[-ʅən] 氤[-yən]
𪛗[-uan] 安[-ɤan] 淹[-ian] 然[-ʅan] 三[-ʌan] 淵[-yan]

(3)口展：趙氏云：「順鼻之應口，校舒又展也。」順鼻也是吸法之一。其因大小分有[-əŋ][-aŋ]音。

提綱：翁[-uəŋ] 翰[-ɤəŋ] 英[-iəŋ] 仍[-ɿəŋ] 曾[-ʅəŋ] 雍[-yəŋ]
汪[-uaŋ] 俠[-ɤaŋ] 央[-iaŋ] 穰[-ʅaŋ] 桑[-ʌaŋ] 迂[-yaŋ]

(4)口張：趙氏云：「斂齟之應口，校呼少張也。」斂齟亦是吸法之一。其因

大小分有[-ei][-ai]音。

提綱：威[-uei] 𪛗[-ɤei] 依尼[-iei] 而尼[-ei] 司尼[-lei] 迂威[-yei]
歪[-uai] 哀[-ɣai] 挨[-iai] 蒺[-ɿai] 腮[-ɿai] 迂歪[-yai]

(5)口弛：趙氏云：「伸𪛗之應口，校張又弛也。」伸𪛗亦爲吸法之一。其因

大小分有[-ou][-au]音。

提綱：烏𪛗[-uou] 歐[-ɤou] 攸[-iou] 柔[-ɿou] 叟[-ɿou] 迂攸[-you]
烏𪛗[-uau] 燠[-ɤau] 幺[-iau] 饒[-ɿau] 蚤[-ɿau] 迂幺[-yau]

(6)口放：趙氏云：「抑𪛗之應口，校呼大放也。」抑𪛗也是吸法之一。其因

大小分有[-ɤ][-e]音。

提綱：攷[-u] 𪛗[-ɤ] 依尼[-iɤ] 而尼[-ɿɤ] 司尼[-ɿɤ] 迂攷[-yɤ]
烏𪛗[-ue] 𪛗[-ɤe] 耶[-ie] 婁[-ɿe] 些[-ɿe] 𪛗[-ye]

(7)口縱：趙氏云：「揚𪛗之應口，校放又縱也。」揚𪛗也是吸法之一。其因

大小分有[-o][-a]音。

提綱：倭[-uo] 阿[-ɤo] 約[-io] 若[-ɿo] 色[-ɿo] 迂倭[-yo]
蛙[-ua] 始[-ɤa] 鴉[-ia] 𪛗[-ɿa] 奎[-ɿa] 迂蛙[-ya]

(8)口揭：趙氏云：「曲咽之應口，校呼少揭也。」曲咽也是吸法之一。其因

大小分有[-ɤ][-aɤ]音。

提綱：烏𪛗[-uɤ] 𪛗[-ɤɤ] 依尼[-iɤ] 而尼[-ɿɤ] 司尼[-ɿɤ] 迂烏[-yɤ]
𪛗[-uaɤ] 始[-aɤ] 𪛗[-iaɤ] 𪛗[-ɿaɤ] 奎[-ɿaɤ] 迂𪛗[-yeɤ]

趙氏於「八應」下另字說明「應法俱以各韻之字腹爲準」，筆者認爲以此「應

字提綱」字所歸納整理的字腹音讀有十一個，即包括六個以呼字當字腹的[-i-][-u-][-y-][-ɤ-][-ɿ-][-ɿ-]音、舌面前展唇半高元音[-e-]、舌面後圓唇半高元音[-o-]、舌面前展唇最低元音[-a-]、央元音[-ɤ-]，以及舌尖後正中元音[-ɤ-]。雖然吸字提綱之字在應字提綱字中均可尋得，甚至被方家以爲「從理論上區分了字腹字尾，但是一講字腹，就把韻尾也帶進來，糾纏不清，談不上對主要元音的精密分析」(註12)，只是在沒有標音字母的時代，漢語語音僅能以方塊漢字的形式作標記，其中字腹和字尾結合的緊密程度又大於字首和字腹，所以在應字提綱字中，趙氏可以儘量避去有聲母之字(註13)，而無法將應字與吸字釐清界線。總之，筆者以爲既然應口不等於吸口，應法也不等於吸法，就是應字之音讀與吸字之音讀也不盡相同，故此對趙氏作如此評價是有欠公允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拙菴韻悟》的韻目圖，依其字腹元音開口度大小分爲上下二圖格，分別代表/-ɤ-/及/-a-/二個音位^(註14)。趙紹箕能區分讀[-ɤ-][-e-][-u-][-ɤ-]^(註15)之音位/-ɤ-/，以及讀[-a-][-e-]之音位/-a-/，在那個時代實屬難得。

(三)論「吸」

1.「吸」字的定義、作用及名稱

所謂「吸」，趙氏於「十要」中說明道：

「吸者，聲之收煞也。凡聲承轉之後，即有一聲爲之收煞，乃承聲之要也。蓋完足一聲之響，與夫吟詠一韻之響者，應聲之功能也。有吸口，有吸字。吸口約八種，吸字計五十二聲。無字可繪，借奇偶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尾，余名爲吸也，又名成母，以聲無不自其完成也。有正成，有偏成。」

趙氏所言八種吸口，乃爲八種吸法，即是運顎、逆鼻、順鼻、斂齦、伸齦、抑嚟、揚嚟、曲咽。這八種吸法所反映出來的音乃作字的韻尾用。

2.趙氏論「吸」

《拙菴韻悟》中「吸字提綱」之字乃取自「韻目圖」裡天聲圖格中左邊十五個韻字。筆者也將這八種吸口之發音方式、提綱字並其擬音^(註16)，敘述如下。

- (1)運顎：運顎方法乃依六奇韻有所分別。趙氏云：「姑收重顎，氣重激也；居收輕顎，氣輕激也；格收紆顎，氣紆曲也；基收直顎，氣直伸也；支收抵顎，舌抵拄也；咨收點顎，舌點逗也。故縱名爲運顎。」

提綱：烏[-u] 阨[-ɤ] 依[-i] 而[-ɤ] 司[-ɤ] 迂[-y]

- (2)逆鼻：趙氏云其法爲「舐顎，閉口，逆其氣於鼻中」。

提綱：恩[-ɤn]

- (3)順鼻：趙氏云其法爲「閉喉，開口，順其氣於鼻中」。

提綱：鞞[-ɤa]

- (4)斂齦：趙氏云其法爲「舐牙，閉口，斂其氣于下齦」。

提綱：依[-i]

- (5)伸齦：趙氏云其法爲「舐齦，閉口，伸其氣于下齦」。

提綱：烏[-u]

(6)抑嚙：趙氏云其法爲「半喉，開口，抑其氣於嚙間」。

提綱：厄[-ɤ] 厄[-e]

(7)揚嚙：趙氏云其法爲「全喉，開口，揚其氣于嚙間」。

提綱：阿[-ɤ] 始[-ɤ]

(8)曲咽：趙氏云其法爲「蹠舌，開口，曲其氣于咽上」。

提綱：兒[-ɤ]

筆者由此提綱字之擬音歸納整理出十二個韻尾，其中包括二個收陽聲韻的舌尖鼻音[-n]與舌根鼻音[-ŋ]，以及三個陰聲韻，即是[-i][-u][-ɤ]，因爲真正作韻尾用的只有逆鼻、順鼻、斂齦、伸齦和曲咽而已，其餘皆爲零韻尾。

這裡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兒音的獨立成韻。伍巍先生在〈漢語“-兒”尾縱談〉中指出：「《中原音韻》當時已將“兒”歸入“支思”韻，這說明“兒”的韻母“-i-”已正式變作舌尖元，由原來的細音跨入了洪音的行列。……自元代以後，“兒”在漢語中的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爲了便于發音，口語的習慣力量勢必要促使“兒”的讀音逐漸向更鬆弛更省力的方向發展！于是“ɿ”的聲母就這樣誕生了。……在“ʅ”的影響下，“ɿ”很容易被同化而變成聲化元音。兩者一旦融合成單元音“ʅ”，擺脫了聲母的約束而自成音節時，則更爲自由。……口語中鬆而輕短的“-ʅ”自然就成了“-r”；……。」這裡清楚地說明了“兒”音的音變情況，最後乃成 r 音，亦即爲 音。《拙菴韻悟》中之韻目圖左右邊各有一“兒”字成列，有時亦以“耳”或“二”字爲韻字。由是可知，《拙菴韻悟》乃是確定“兒”由單一音素角色變爲自成音節之韻字的語料。

三、結語

本文對《拙菴韻悟》呼、應、吸法音韻理論的討論至此暫時告一段落。筆者認爲十七世紀末（西元一六七四年）成書的《拙菴韻悟》，其反映出的語音系統，自有它特殊的獨立地位。經過以上的分析探究，本文以爲其呼、應、吸法的音韻理論顯出了幾個重要現象。

第一、分音微細，審音尤慎：在呼字的分音上，除了[-i-][-u-][-y-]音外，原在《中原音韻》中合爲「支思」之一韻，於此藉呼口的不同分列[-ʅ-][-ɿ-]音。而在應字和吸字的分音表現，吾人可由其獨韻、通韻、奇韻、偶韻的運用見得其

審音之慎微。

第二、顎化音變的前兆：鄭錦全先生在〈明清韻書字母的介音與北音顎化源流的探討〉一文曾觀察明清韻書的概況云：「雖然介音的洪細是見曉精系顎化與否的條件，可是單從見曉精系分化為兩套或兩套以上的字母，並不能證明顎化的存在，但也不能因此證明其不存在。」又云：「北方音系見曉精系字顎化大約全面形成於十六、十七世紀。到了十八世紀前半葉，《團音正考》對尖團的分析，正表示顎化已經完成。」所以《拙菴韻悟》「呼字提綱」中，「啓脣」呼裡對「基欺希衣」和「居區虛迂」的安置，雖不能證明其已顎化，但由此吾人可推得其乃顎化音變為舌面音的前兆應不為過。

第三、四分法的音節分析：趙紹箕《拙菴韻悟》對字的音節區分有聲母、字頭、字腹、字尾四者，但是趙氏稱前者為「聲」；稱後三者分別為「呼」、「應」、「吸」。嚴格上說，《拙菴韻悟》主要是探討韻母的韻圖，所以書中對「聲」並無多所著墨。至於後來研究者認為它的「應」字與「吸」字混淆不清，乃由於趙氏為牽合於韻字「呼、應、吸」合讀之故。即若為零韻尾，趙氏則以「應」字音讀之末尾延續音為其「吸」字之音讀。

第四、兒化韻音讀的獨立成韻：「兒」字的存在，由實詞而虛化成「兒化詞」，其音讀由[ɣi]→[ʒɿ]→[ʒɿ]→[ʒ]的變化大概至明代末年業已完成^(註17)。但將「兒」字列於韻母且自成音節者，《拙菴韻悟》乃是一確定的語料，也因其自成音節，所以在應字與吸字之音讀中皆可見得「兒」韻，並且被趙氏收入吸字提綱之中。

最後，筆者以為趙氏由二字合寫為一字之音讀紀錄，乃為保存其「可能音讀」^(註18)，此亦是趙氏對音韻認知可貴之處。

【註釋】

註 1：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曾根據對已知材料的考察，將明清等韻學分為三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明朝初期到中期（即隆慶末年至西元1572年止，近二百年時間）；第二階段是明萬曆初年（西元1573年）至清康熙末年（西元1722年）；第三階段是雍正初年（西元1723年）至清亡（西元1911年）。對第二階段，耿振生先生分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明萬曆年間（西元

1573年至1620年)；第二個高峰是清康熙中後期(西元1670年至1722年)。見《明清等韻學通論》，15~18頁，北京：語文，1992、9。

註 2：趙紹箕《拙菴韻悟》書前自敘云：「余髫年時，四聲罔辨，音韻莫知，切之與反，尤爲不曉。一日，大人呼余與且愚弟而訓之曰：『欲讀書者先識字，欲識字者先知聲。蓋聲在字先，而字在聲後者也。』……始知聲之爲聲，音之爲音，韻之爲韻，及知反有轉音，切有標射也。自此究心於韻學。」由是可知。

註 3：引言之處，俱見於趙紹箕《拙菴韻悟》書前自敘。

註 4：趙紹箕《拙菴韻悟》書前自敘云：「於是不揣無知，僭編茲集。然不過志一得之愚，少副大人之教，聊爲子弟之需云爾。緣由悟而編也，故名其書曰：拙菴韻悟。」不過趙氏惟恐此言「悟」過滿，是以又云：「吁！聲韻之學，其理淵深，博雅之儒，尙有發明未透，況余管窺蠡測，敢云果悟也耶？」不論所「悟」爲何，趙氏總是悟其所悟，取此書名亦不爲過。

註 5：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明白指出：「清初朴隱子《詩詞通論》芟除雜呼，只保留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以後就形成了以四呼指稱介音的傳統。」書同【註1】，頁65。

註 6：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以爲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與無名氏的《韻法直圖》均分有十呼，甚且認爲這十呼是李登首創；但據趙蔭堂《等韻源流》引李氏書中之語，僅有開口呼、閉口呼、捲舌、抵齒、撮口呼、合口呼、正齒等七呼，無名氏的《韻法直圖》始有十呼，分別是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合口呼、咬齒呼、舌向上呼、閉口呼、齊齒捲舌呼、齊齒捲舌而閉、混呼。耿書同【註1】，頁63~65；趙蔭堂先生之說見《等韻源流》，214及163~165頁，台北：文史哲，1985、7。

註 7：趙氏這六呼與後世四呼不同地方，在於趙氏稱[-i-]爲啓脣呼，稱[-ʎ-]、[-ɭ-]爲齊齒呼、交牙呼；後世四呼稱[-i-]齊齒呼，[-ʎ-]與[-ɭ-]並不另立呼口。又，趙氏稱[-y-]撮脣呼；後世四呼則稱其爲撮口呼，此差異不大。

註 8：筆者此處擬音乃以趙蔭堂先生在〈清初審音家趙紹箕及其貢獻〉一文中所作的標音爲基本根據，再參照竺師家寧《聲韻學》以及林慶勳先生與竺師家寧合著《古音學入門》中，〈漢語音韻學常用國際音標輔音簡表〉和〈漢語音韻學常用國際音標輔音簡表〉二表，並經筆者考慮其音存在的時代性